

《哈佛哲学评论》XXIX (2022): 133-138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访谈*

访谈人：山姆·里本森 (Sam Libenson)，贾斯汀·王 (Justin Wong)

哈佛哲学评论 (以下简称评论)：作为环境哲学的先驱者之一，您怎样界定这个领域？虽然“环境哲学”这个名称清楚地指明了研究主题，但环境哲学似乎对自然和环境的价值与客体都有独特的看法。就方法论和命题的层面来说，有没有什么途径能够区分环境哲学和其他哲学传统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教授 (以下简称罗尔斯顿)：地球是神奇的仙境。我们要关照它、尊崇它，包括照料这个仙境中的所有栖居者，让他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本性蓬勃发展。我认为，环境伦理学 (环境哲学) 就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学问。

评论：那么，您如何定义“神奇仙境”？在您的学术作品中，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对您来说，把地球比作“神奇仙境”的意义是什么？

罗尔斯顿：数十亿年来，地球孕育了丰富的生命，它是个极其有趣的星球。或许宇宙中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很神奇、很独特，无数生命在这里繁衍进化。所以，我把地球叫做神奇的仙境。那么，我来问你，你认为地球是个神奇的仙境吗？

评论：从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差不多是的。

罗尔斯顿：地球是不是比月球更神奇？

评论：还是从直觉上来说，我当然赞同——因为地球是有生命的。

罗尔斯顿：地球是不是比太阳更神奇？

评论：我认为是。

*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杰出荣休教授。1997年至1998年，爱丁堡吉福德讲座主讲人。2003年邓普顿奖得主。罗尔斯顿拥有七大洲的杰出讲席荣誉。

罗尔斯顿：你能不能在宇宙中找到另一个地方，比我们生活的地球更适用神奇的仙境这个描述？

评论：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是这样的。

罗尔斯顿：好。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评论：您怎样定义地球上的生命？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吗？您觉得通过概念来理解生命是可行的吗？

罗尔斯顿：我们知道，生命包含着很多信息。这些信息被编码在基因之中。它们涉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形式的构建和存活方式。你的基因里包含了这些信息。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物种的基因里也包含了这些信息。我们不清楚数十亿年来一共有多少物种存在过。我们也不知道至今为止存在过多少昆虫，不知道有多少微生物。大体上，自地球形成以来，有差不多五十亿到一百亿种生命形式出现在地球上。我为之惊讶赞叹。这大概是宇宙中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奇迹。

评论：您认为生命的神奇之处如何能够被作为学术科目的环境哲学所把握呢？分析哲学的讨论有时候很枯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里，生命看起来不那么鲜活，反而常常表现为理论化的、抽象的。

罗尔斯顿：其实环境伦理学既不枯燥也不无聊。我的一位朋友是研究各种逻辑的。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倒是又枯燥又无聊。环境哲学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关注生命、关注生存、关注生生不息。它是一种关怀，当然也涉及分析。如此一来，环境伦理学就始终是独特的，也是令人兴奋的。

评论：顺便说一下，我们知道您一直对宗教有所讨论，也尝试将您的环境哲学与宗教融合在一起。在题为“从谢南多厄河（Shenandoah）到山地西部（the Mountain West）”的演讲中，您提到自己深受宗教的影响。那么，您是如何将宗教与环境哲学结合起来的？您是否认为宗教和哲学之间有任何区别？

罗尔斯顿：我们刚才说过，有些分析哲学表现得枯燥乏味，有些神学可能也是这样。但如果某种神学研究真的如此，那它可能就错过了宗教的本质。宗教的指向是探究生命的深层意义。若对此没有认知，就没有获得宗教观点的主要洞见。人们投向宗教，往往就是去追寻生命的意义。

现在，科学可以一定程度上回答生命意义的问题。所以，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科学。我可能比你遇到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了解生物科学。我们的确需要科学来部分地解释生命意义。但当你开始寻找更深层次的意义时，我认为科学就无法解答你的困惑了。如果你想知道“我值得为什么牺牲而生命？”或者“我愿意为什么而死？”你是没法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答案的，但你可以在宗教中得到回应：比如说，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你就会得到相应的解答。这就是说，宗教信仰具有赎罪的意义，而科学信仰是没有的。

评论：具体而言，您认为宗教是怎样和环境哲学结合起来的呢？

罗尔斯顿：宗教和环境哲学必须深入根基。我故意不说“跃升”，也避免使用“超越”这个词。不论是深入根基，还是跃升，都可以实现超越。乘坐火箭飞船不能到达天堂——最多只能进入平流层、进入外太空。我想说的是，宗教可以帮助环境伦理学深入事物的根基，而科学是无法做到的。当然，如果我们深入解析事物会得到像夸克之类的东西。我们几乎没法知道夸克是什么。我们刚刚提过无聊的研究方法，借助那样的方法，例如数学系统，我们能够得到有关夸克的描述，但没有任何关于夸克的图像。数学能够提供超出我们视觉范围的认知。即便如此，我们也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探到了事物的根基，在事物的底部。现在我想说，宗教可以提供信念或希望，即在事物的最根基处，蕴藏着生命的意义和真理。

评论：既然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理解科学，那么您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相容性呢？

罗尔斯顿：我认为它们的确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很重要，所以我学了很多科学知识。

我教过一门科学与宗教的课，一开始我就对学生们说：“我很高兴你们选了这门课，因为科学和宗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件事。”有一个学生在教室后面举手说：“不对。教授，你错了。”我随即问道：“那么，你认为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为什么？”那个学生说：“性和钱。”这个学生此后一直参加这门课程，似乎对课程内容很感兴趣。我真希望在结课的时候再问他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我可能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

评论：您是资深的环境思想家了。据您了解，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或者广义的哲学目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尔斯顿：哦，是有很多重要的变化，但我对它们并不都是赞许。我所在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以绿色和金色为荣。金色是秋季的校园里山杨树叶子的颜色，绿色则象征着环境。我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以前总是人满为患。我常常要三番两次地劝走一些学生，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情况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同事们偷走了我的闪电权杖（译注：罗尔斯顿用宙斯的“闪电权杖”比喻他的专长）。人人都在自己的课程里讲一些环境相关的内容。我该骄傲还是失落呢？我还是骄傲的。如果说我是环境伦理学的开拓者，如今，在我的校园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有几百门课都涉及环境知识。我想，这正是最大的成就。

另一个变化是女性角色的变化。这个领域的女性学者显著增多，我为此感到高兴。但她们做了什么呢？她们的一个说法是环境伦理学应该比从前更加女性化，因为从前的思维方式太男性化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她们的意思是环境伦理学要有更多的关怀意识，而女性比男性更懂什么是适当的关怀。但请稍安勿躁。我是白人，我是男性，但我很清楚恰当的关怀是怎么样的。如果不信，可以问问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和我的外孙们。我们当然愿意看到女性学者提出各种观点，去构建更加合理的关怀模式。但我不认为她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上述就是我看到的变化。

有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我的作品，他们让我准备出修订版，

因为我的那本书是这个领域最畅销的两本书之一。我今年 90 岁了，帽子放在哪里都常常想不起来，但我的书是这个领域最畅销的两本书之一。虽然我还有点矜持，但的确对此感到自豪。

评论：您谈到了女性主义，也谈到了环境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或不会更女性主义。那么，您怎样看待环境伦理学和其他领域，例如其他伦理学分支和政治哲学之间交叉关系呢？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是有交叉的。实际上，它与政治学极其相关。一旦你谈到拯救地球，你就触及到政治学了。威尔森（E.O.Wilson）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蚂蚁专家，他曾经在哈佛任教。威尔森写过一本书，叫《半个地球》（*Half-Earth*）。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威尔森说，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就能为人类之外的生物维护好半个地球。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威尔森认为事实如此。他写道，（其它生物拥有）半个地球的意思是，在地球上还有广袤的界域，那里的生物怡然自得，仍然按照原始的方式持存生长。

例如，在冰冷的海洋深处生活着一种冷水鱼。我们最近发现，这种鱼的数量极其巨大。虽然人类还无法到达潜到那里，但我们有工具可以探测到那么远的海底。想想生活在大陆架底部的那些难以计数的冷水鱼，半个地球的说法就是把它们考虑进去了。大西洋里还有一种磷虾，它们个头儿很小，处在大西洋生物链的最底端。磷虾的数量也非常大。威尔森说，这些磷虾始终生活在原来的栖息地，自生自灭。它们也是半个地球的一部分。威尔森认为，如果我们做对了，就能维护好那半个地球。我想了想，觉得威尔森是对的。我们应该打开视野，要保持好奇心，以综合的眼光看待这个神奇的地球。

评论：谈到环境哲学和其他领域的交叉，我们想问问环境哲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您写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当我们探讨环境哲学的时候，我们用词的关键性在

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它们？当我们探讨环境哲学的时候，语言准确性又有何种重要性呢？

罗尔斯顿：我们讨论“神奇”的时候，我的表述只具有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我不会问，“你觉得生命是奇迹吗？”因为你可能压根儿没把生命和奇迹联系起来。我是用“神奇”这个词把你引入话题的。当我问你“考虑过神奇吗”，你是不是自然地开始有所思考？所以，我倾向选择能够激发你思考的表述。如果我说“死亡”，你基本清楚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说某个人没有意识了，你可能就无法确定他是不是死了。因为他的脉搏可能还没有停止，可能还有微弱的心跳。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宣布他死了。为什么要确定他死了呢？因为如果要将他的心脏移植给别人，就必须确定他已经死亡。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一些事情，就常常涉及到语言准确性的问题。

环境伦理学与经济学当然也是有交叉的。经济学是关于持续推动交易的学问，而我们需要好的经济学来维持生计。对吧？所以环境伦理学与经济学必然有交叉。何谓好的经济学？好的经济学应当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如果经济学者不能告诉人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即生命的深刻涵义是什么，那么，他的工作就是失败的。

评论：我们之前谈过科学。我们谈论科学时，常常也会联想到技术。技术和环境在很多方面都有关联。人类技术对生命和环境造成了影响，但不一定就是坏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技术能像科学那样，帮助我们理解环境吗？

罗尔斯顿：技术是双头怪。人类运用技术能谋取福利，也可能制造麻烦。我们暂以人工智能为例。你想让人工智能帮你做何种决定呢？我驾驶车辆时可以启动自动导航系统，然后就不用过多操心了。汽车会跟着自动导航系统的指令带我去上班。但我真的就可以放心地让自动导航系统做决定了吗？

有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想想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我们的防御系统在平流层之上守护者我们的国家。在我居住的西部，地下发射井里埋伏着很多制导导弹。大多数

喜爱远足的人慢慢就搞清楚这些东西在哪里了。因为你一旦接近那里，各种各样的警报就会响起来。这些制导导弹隐藏在很深的发射井里。苏联人也有同样的东西。有一次，苏联人的监测设备发现了一枚美国导弹的信号，并得出结论：他们必须在大约 20 分钟内进行报复。负责监控的苏联人不敢确定信号是否准确。因为就在几周前，苏联误把一架飞越其领土的喷气式飞机打了下来。这个苏联人想起这件事。他认为这次的信号不够精确，于是决定不上报。这也避免了对美国的错误报复。你可能会说，他拯救了世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完全依照计算机智能的判断去做事情。这是一个你不想把做决定的权力委托给自动化或人工智能的例子。还有个例子——“我到底要不要娶这个女孩子呢？”我可不想在这种问题上让自动智能系统来给我出主意。

评论：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技术的：对这个星球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进化来说，技术是什么角色？关于人类进化的作品有很多——关于其它物种进化的可能也不少——但这些写作都被有关技术运用的作品给掩盖了，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了。您之前说过进化的偶然性中蕴藏着神圣性。考虑到技术在人类文化中的角色，这是不是意味着进化现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对进化中的神圣性有何影响？

罗尔斯顿：我们生活在新世纪、新千年。很多科学家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地球曾经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但在这个新千年，我们没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技术。未来的百年当然不同于过去的百年。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决定。如果认为我们能预测新千年的情形，那就是疯狂的。科学家固然能够预测几千年的日食发生的时间，但如果因此你就说：“让科学家预测一下两天以后的道琼斯指数走势，我好发笔财。”这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混乱的因素，它们对事情的影响是复杂的；另一方面，我们无法预知人们会对这些因素作出什么反应。这就像我们没法预测 10 天以后的天气。有个著名的说法，你们可能听说过。一只蝴蝶在北京扇一下翅膀，产生的空气流动能在一个星期后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天

气。这两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混沌系统。身处混沌系统中的人们，无法预测今后的几天会发生什么，更不用说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会发生什么了。

世界什么时候会终结？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我们有一些关于地球前景的预测，但当那些预测的情况的确发生时，我们并不确定能从中学到管理这个星球的方法。那些长期的、改变世界的决定是没法预测的，因为它们压根还没有出现。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是正在形成中的、不具备完成形态，你根本没法预测它们。我想，未来千年就类似这样的情况。新的千年与所有过去的时代都会完全不同。